

福建革命故事选

福建革命故事选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67年1月



福建革命故事选

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福州得貴巷) 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01 号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耗1/32 印張7 5/16 字數150千 印數1—35,000
1963年2月第1版 1963年2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T10104·294 定价：(6)五角八分

前 言

福建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为了反映老区人民光荣的斗争历史，帮助人们从中吸取宝贵的斗争经验和精神力量，我们从一九五五年开始编辑出版《福建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故事》丛书。到目前这套丛书共出版了二十一集，收有革命故事一百篇。这些故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通过典型的事件、战斗，或人物，歌颂了老区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反映了老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粉碎反动派的围剿，使革命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这套丛书的出版，很受读者欢迎。现在我们根据读者的需要，也为了提供一本更为精炼的革命传统教材，从已经出版的二十一集中，选出优秀的革命故事三十篇，大体上按照故事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编纂成《福建革命故事选》。

福建是全国最早建立红色政权地区之一，福建人民长期坚持斗争，红旗不倒，这对福建老区革命斗争故事的搜集和整理，是取之不尽的革命宝藏。革命斗争故事的搜集和整理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今后将继续进行《福建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故事》丛书的出版工作，希望解放前曾在本省坚持斗争的老同志写出更多生动丰富的革命故事；也希望各地的作者深入老区，向老干部和老区群众学习，写出更多思想内容深刻、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的革命斗争故事；并希望读者能对丛书的出版工作多加帮助。

編 者

一九六二年十月

統一書號：T10104·294

定 價：(6)五角八分

目 次

- 紅色的种子..... 建 蔚 (1)
- “沒有路条，就是邓子恢同志也不能过!”... 吳 强 (10)
- 厦門破監記..... 陈 方 (13)
- 报信姑娘..... 曹兴、春晓、亚勉 (19)
- 卖花..... 邹显昌 (27)
- 一顆紅心向革命..... 肖 玲 (32)
- 智取崇安..... 周車养 (42)
- “小鬼班”..... 方紹坤講 (53)
- 巧袭郑家楼..... 尤荣泰 (59)
- 盐田風暴..... 郑成章、段国霖 (64)
- 銅墙鉄壁南山背..... 陈剑华 (74)
- 游击队的媽媽——陈客嬷..... 楊 力 (80)
- 阿媽..... 吳鴻琴講 (89)
- 赶猪的故事..... 苗风浦 (101)
- 紅色老人..... 吳 强 (105)
- “坐电梯”..... 陈剑华 (111)
- 父子“交通”..... 煒 萍 (113)
- 机智的大娘..... 王德堂 (121)
- 张溪兜..... 楊 力 (134)
- 軍械員..... 肖 玲 (143)
- 报信..... 章 保 (153)

斗到地主来赔罪·····	段 宜 (160)
扑不灭的火焰·····	张贤华 (169)
发生在炭窑里的事·····	廖朝瑞 (177)
回忆水尖山战斗·····	陈天才 (182)
白石顶歼敌记·····	谢启发、饶松明 (188)
红色女战士·····	孙寿礼 (197)
她把青春献给了党·····	曹尔奇 (208)
依靠群众，消灭“狂狗”·····	魏智、郑向中 (216)
壮丽的青春·····	嘯 馬 (222)

紅色的种子

建 蔚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迟，冷風卷着黃叶漫天飞舞，家家屋頂上看不见炊烟，金丰山区到处呈现一片荒凉景象，找不到春天的踪迹。这是一个苦难的年代。千万贫苦农民正遭受着軍閥官僚、豪紳地主残酷的压榨和剝削，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日子！苦难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有尽头？春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但是，苦难会有尽头，春天毕竟要到来的。一天早晨，霞山牛牯樸村附近古树参天的山路上，走来一个学生装束的青年人，中等个子，长得很结实，黑黝的脸上神采奕奕，他身上那件薄薄的、沾滿污垢的单衣，在冷風里飘动着。

他，就是二十岁的陈兆祥，霞山第一个共产党员。去年冬天，他离开牛牯樸到广州去念书，在学校里由于领导学生运动，被敌人追捕，后来，在同学们帮助下，逃了出来。现在，他接受了县委的决定，回到家乡来組織和领导金丰山区的革命斗争。他要在这块苦难的土地上，亲手播下紅色的种子，掀起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風暴！

他走进村，馬上被放牛的孩子們发现了。孩子們怔了一下，当他們看清了这位衣服单薄、长发赤脚的人，正是他們的兆祥哥时，連忙扔下牛群，飞奔过去，叫嚷着：“兆祥哥回来啦！”

村子里的群众惊异地推开窗子，伸头朝大路上看看，真的，是他，是他回来了！人們忧愁的脸孔出現了笑容，一种新的希望在他们心头燃烧起来了！于是，拄着拐杖的白发老大爷，抱着孩儿的年輕媳妇，梳着长辮的圓脸姑娘，刚从地里回来的小伙子，从破旧的大楼里、从低矮的瓦房里走出来，一起涌到兆祥家，围着他問长問短。

他的母亲祿招嫂撫摸着久别的孩子蓬乱的头发，仔細审視着他瘦削了的脸孔。他的妻子秋蓮站在一旁，羞澀地垂下头，偷偷拿眼睛斜瞟他。过了一会儿，祿招嫂压底声音說：

“兆祥，你怎么弄成这样？是給他們赶回来的？”

兆祥点点头：“是給軍閥赶回来的。”他拍拍身上的单衣，“你看，衣服行李都丢光了，这回算是一扫而光啦！”

祿招嫂擦了擦眼角，疼爱地說：“外边風險大，凡事要多留心。”

兆祥大声笑道：“不要紧，不要紧，我們丢掉的只是几件衣服行李，将来他們丢掉的是田契、房产、军队、衙門，那才真是一扫而光呢！”

人們被他乐观的情緒感染了，跟着笑了。秋蓮背过脸去，也咪咪笑着。

霞山村陈篤卿、陈加应听說兆祥回来了，領着一伙青年，急忙赶来。他們一进门就叫道：“兆祥，你回来了就好

啦！”

“是哇，我們又可以常在一块了。”他抓住陈篤卿粗壮結实的胳膊，感到这些青年朋友身上仿佛蘊藏着一种惊人的力量。

“日子过不下去啦！”陈篤卿粗眉毛一揚，說道。

兆祥說：“我知道，正是为了这个，上边才叫我回来。我們坐下談談吧。”

祿招嫂端来一碗热湯，見兆祥和他們談得很热烈，叹了口气：“唉，还是那样，一点沒变！”

二

春風吹綠了枯禿的枝丫、焦黃的野草，春天已經来到这个偏僻的山区。

在兆祥领导下沒有多久，岐岭各村都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霞山农民协会成立的那天，兆祥特地从牛牯嶺赶到霞山去。他走进会场，看見大厅右边一张桌旁，坐着一个五十左右、矮矮胖胖的人。他肥胖的身子，滿滿地占据了八仙桌的一边，眯縫着一双綠豆眼輕蔑地瞅了瞅兆祥，故意低下头輕輕掸着黑緞馬褂。兆祥一眼認出这是土豪陈加藻，便問陈篤卿：“他也参加了农民协会？”

提起陈加藻，陈篤卿就火气起来：“別說了，这家伙听說成立农民协会就鬧着要参加，有些人怕他有錢有势，不敢反对。……”

兆祥滿有把握地說：“不要紧，农民协会不是他們的团体，有一天他知道在这里沾不到便宜，自己会滾出去的。”

正午十二点，聚餐开始了。会员们拿着碗到桶边去盛饭，陈加藻却坐着不动，傲然地摸摸八字胡须，掸掸黑缎马褂，等着别人送饭来。后来，他发现别人吃饭了，他碗里还空着，浮肿的脸孔唰地发青，结结巴巴地责问道：“这，这是什么意思？”

陈篤卿厌恶地瞪他一眼：“在那边，要吃自己去！”

陈加藻象受了极大的侮辱，气得胡须发抖，连连摇头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

兆祥在旁笑了一笑，说：“先生，你别忘了这里是农民协会啊！”

话刚落音，大厅里爆发了一阵哄笑。

陈加藻为了掩饰处境的狼狈，换个口气，顺水推舟地说：“好吧，自己来！”

兆祥见群众情绪十分高涨，立起身说道：“乡亲们，农民协会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推行二五减租。……”

陈加藻端着饭碗，身子震了一下，兇狠的眼睛紧盯着兆祥。

兆祥继续说：“农民千百年来受苦受难，被压迫被剥削，一年忙到头收下谷子还不够交租还债，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必须改变。”

陈加藻冷笑一下，打断兆祥的话说：“我看这事要跟业主们商量商量。固然劳力是佃户的，但土地是业主的，打下粮食按成分，这是天经地义。”

兆祥不慌不忙地说：“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屋子里立即沉寂下来，只有风吹着横梁上的巨幅标语瑟

瑟瑟索索地响。

“我來說，”陈篤卿把袖管一卷，霍地跳起来，“他說七地是业主的，我說是从穷人手里搶去的！”

“說得对！說得对！”陈加应跟着站起来，声音很激动：“他靠河的那几丘田，就是从我家搶走的。”

“后山那块竹林也是不清不白占来的！”有人补充道。

“是呀，”兆祥有力地揮着手臂，“豪紳地主是靠吸农民的血养肥的。我們推行二五减租，保护农民的劳动果实，是天經地义的事。”

陈加藻把碗筷往桌上一扔，一手提着长衫，紅着脸，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

空气突然紧张了。有人气得跺脚大罵，有人默不作声，有人害怕了，想悄悄溜走。兆祥果断地一揮手，大声說道：“乡亲们，让他走吧！只有穷人才能帮穷人，豪紳地主有山有地，哪里会替我們着想。穷人要翻身，只有靠自己。我們明天就去向豪紳地主說理，坚决实行二五减租！”

屋子里安靜下来了。兆祥的話象浪潮一样，在人們心里久久地激蕩着。……

三

减租斗争胜利了。貧苦农民第一次分享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是，就在这时，国民党蔣介石公然撕破假面具，进行反革命叛变，全国籠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岐岭大土豪陈加藻、陈生鴻糾合反动民团，趁机向农民协会猖狂进攻。

严重的斗争在进行着。……

一天下午，兆祥和各村农民协会负责人在霞山小学堂召开紧急会议，民团团总派人送来一张通知，“命令”各村农民协会立即解散、停止活动。

陈篤卿恨得咬咬牙，抓着通知单要把它撕毁，但被兆祥阻止了：“慢点，先商量一下。”

“有什么好商量！一句话，农民协会不能解散！”陈篤卿敲着桌子说。

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叹了口气说：“鸡蛋碰石头，白白毁了自己。眼前豪绅地主势力大，我们怎么斗得过，何况他们上边还有蒋介石撑腰呢！”

兆祥反问道：“如果我们停止活动不敢斗争那又会怎么样呢？”停了一下，又说：“那么，不但已减的租要退还，还要遭到豪绅地主的报复，永远受压迫受剥削，不能翻身。”

那人想了想说：“话是这么说，可是，刀把子抓在人家手里，穷人有理说不清，光斗争有什么用？”

兆祥接嘴说：“对了，问题就在这里。上边指示我们，一方面把农民协会转入秘密活动，一方面想办法把村里的枪支掌握到自己人手里。你说，要是穷人都组织起来，拿起枪杆，还怕军阀豪绅吗？”

那人笑了起来：“那当然不怕哪。”

“这么说你同意我们的意见了？”兆祥问。

“同意！同意！”那人拿起通知，把它撕成碎片。

会后。兆祥走出门，就被陈篤卿拉住了。兆祥转过身，不解地看着地。

“兆祥，你是不是共产党？”陈篤卿没头没脑地问。

“你不是早知道了？”兆祥似乎已經覺察到了这个貧农青年內心的秘密。“有什么話，你說吧！”

“我从你回来的那天，心里就想，共产党专給穷人办事，我要是能够……”陈篤卿的脸孔第一次发紅了。

兆祥热情地握着陈篤卿的手，悄声告訴他：“我知道，不用說了。今天晚上你到我家来，加应他們也会来，我們可以好好談談。”

四

几天后一个風雨交加的夜晚。

屋子里暖和和的，灯光照在墙上，墙上挂着一面鮮紅的党旗，十二个貧苦的青年农民，挺起胸脯，举起鋼鉄般的拳头，庄严地宣誓着：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服从組織，保守秘密，不怕牺牲，永不叛党……”

宏亮的、动人心魄的声音传到窗外，飘过田野，飞向四方！这些在革命的暴風雨里成长起来的紅色战士，他們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为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斗争到底！他們将在未来漫长的艰苦斗争中，引导霞山貧苦群众，走向光明，走向胜利！

兆祥正要代表党組織向新党员們讲话时，突然房門呀地被推开，一陣急雨猛扑进来，跟着窜进一个渾身湿透的高个子，他大声叫着：“兆祥，快走，快走，土匪要来抓你了。”

大家吃了一惊，定睛一看，見是事先派在村口放哨的陈成裕。陈篤卿伸手抓起門边的鳥枪，急着追問道：“在哪

里：在哪里？”

陈裕喘着大气說：“霞山来报信的人說，离村只有四五里路了。”

兆祥从容不迫地笑了笑，对大家說：“我們继续开会。現在，我代表县委宣布，中共霞山支部正式成立了！根据县委的决定，由我兼任支部书记。”他停了停，緩緩說道，“同志們，为了大家的安全，这次會議到此結束。”

同志們这才松了一口气，連連催促他：“快走吧，快走吧！”

兆祥打趣地說：“不要紧，他們已經来迟啦！”

陈篤卿搖着手中的鳥枪：“走，我送你！”

兆祥望望窗外。外边，大雨嘩嘩地落着，天空閃着蓝色电光，雷声隆隆震撼大地。他摇头說：“不用送，我暂时上山去住几天，順便跟县委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工作。村里的事由你和加应負責。你們一定要尽快把群众进一步組織起来，把枪杆拿到我們手里，等待上面的指示。”

祿招嫂提着雨伞、包袱匆匆出来，一把塞在兆祥手里，声音有些瘡哑：“土匪快进村了，走吧！走吧！”秋蓮跟在她身后，悄悄擦着眼泪。

兆祥見他媽眼圈已經紅了，寬慰道：“不要紧，他們抓不到，不久我就会回来！”說着，溫柔地瞅了秋蓮一眼，沒有作声，轉身拉开門，迎着風雨大步走去。

祿招嫂这才想起什么，追过去叮囑道：“兆祥，兆祥，外边風險大，多……”

陈篤卿他們站在門口，激动地看着兆祥高大的背影逐漸

消失在黑暗中。……

風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漆黑的夜空不断閃着一道道蓝色的电光，沉悶的雷声在山谷里隆隆地滾动着。这一切預示着：更大的風暴即将到来。